若瑟•格瑞提(Giuseppe Gritti)

若瑟格瑞提(又名Beppe貝培)1952年在貝加莫(Bergamo)出生，但他卻是成長在素以強烈的共產主義社會聞名，有「義大利的史達林格勒」(Stalingrad of Italy)之稱，和一些恐怖組織滋生地的米蘭鄉間。

他在13歲那年，遇見一群年輕人，他們「要發動一個革命」，但它是與福音有關的!當時他充滿熱火地加入了這群人，並立刻投入這新的冒險中。他描述：「我在1968年，聽到盧嘉勒(Chiara Lubich)對『讚主曲』所發表的評論時，我知道我已找到了最徹底的革命。」

他渴望去愛每一個人，因此立刻與很少交談的父親重新建立了一份關係。「我坐在床邊告訴他我的喜悅，我終於能以他本來的樣貌去愛他!當我這樣做時，我重新找回作為一個兒子的快樂，他關心我的工作、學校、運動和新青，我充分感受到他的父愛！」

他總是在任何情況中重申他愛人的「心願」，因此這個「願意」成了他的「戰爭名字」。他感覺被召叫將一切奉獻給主，1973年他抵達意大利盧比亞諾(Loppiano) 核心成員培育學校。

他在米蘭的普世博愛運動中心生活了20年，他為「新城雜誌」付出許多心力，同樣，在中南美洲委內瑞拉、阿根廷、墨西哥和秘魯，他慷慨地與其他人共享在藝術、管理、人性與靈修方面的天份。

他在普世博愛運動40多年來的特徵就是超乎尋常的熱情，然而其中也有困難和痛苦。1990年，他在寫給盧嘉勒的一封信中提到:「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，一個罪人，但如果我死了，而我的墓碑上寫著:重新開始!那麼我會很高興。重新開始就是我每一天的生活。還有，我覺得我特別懂得接受天主的憐憫。」

與他一起住在秘魯的朋友說：「Beppe在2014年10月抵達這裡。他很快地在大學裡找到義大利文的教授工作，同時他在很短的時間交到了許多朋友。他認真地在大學裡任教，並花許多時間在家中做準備。他對所有的事情都積極地投身。有一天他吐露一些健康方面的問題，我們幫他約了一位醫師，醫師要他做徹底的檢查，但Beppe不想離開他的學生，他將檢查延到月底。在沒有告知他的情況下，我幫他預約了幾項檢查，事後告訴他我已經付了帳，他就同意立刻去做這些檢查。檢查的結果令人震驚。」Beppe離開秘魯回到意大利接受治療，但他始終沒有忘記他所深愛的秘魯。在他過世前幾周，寫了一封信給他在秘魯的朋友，信中並附上一些金錢，他說這些給「你所照顧的孩子以及那些有需要的人」。

他在意大利展開一連串的治療，這迫使他必須住院接受痛苦的手術。儘管在痛苦中，他也未曾錯失機會去愛人。他憶述：「與我住在同一個房間的一位病友，是個老人，在數日的沉默之後，(因為之前我們兩人都無法說話)，他對我說：『你有一個高尚的心靈，我希望能像你一樣親近上主，請你告訴我應該怎麼做.....』在他隔壁是一個匈牙利人，他說：『他不太明白醫師所說的話，因此我協助他們做翻譯。之後，他的妻子來了，我們告訴她，她的丈夫有腫瘤。她說：『你就像我的父親一樣，請你幫我向我的丈夫解釋他的情況。』』第二天，他說：『我開始去教堂了。』(但我並沒有跟他說任何與此有關的事!)」

陪伴他渡過在最後幾個月的朋友敘述：「Beppe意識到自己與耶穌見面的時刻近了。身為一名優秀的米蘭人，他盡可能好好地處於這個情況，而慢慢地他增加了對天主的信任，不斷重申他的『願意』。當痛苦難以忍受時，他總是注視著房間裡被捨棄耶穌的畫像。在某些劇烈疼痛的時刻，我們面帶微笑地握住他的手，他則以閃亮的眼神看著我們，並說：謝謝。9月8日早上五時半，他平靜地離開了我們。」